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
第十回 逞寶貝劍誅燕將 用魔法石打秦軍

話說孫燕，聽說寶貝來了，知道利害，忙收戰馬，仰頭觀看。但見雲氣盤旋，霞光繚繞，現著一口寶劍，竟撲頂門而來。只嚇得魂驚千里。班豹在後大叫道：「少老爺怎麼不加上一鞭，就把此賊生擒活捉，與大老爺一門報仇，為何勒馬停槍，不去擒拿，又在此抬頭呆看什麼。」孫燕道：「寶劍來了，我的性命就在眼前難保。」班豹道：「怕什麼寶劍，如今在那裡？」孫燕用手往上一指道：「只是不是麼？」班豹忙睜眼一看，只見雲霧繚繞，斗大的紅花，托著那明晃晃一口寶劍，竟撲孫燕的頂梁，相離不遠。班豹一見，高叫道：「不好了，快跑走去。」孫燕道：「有理，妖法邪術跑過百步之外，就無害了。」孫燕慌忙回馬，望易州西門飛馬而逃。班豹連加三鞭，在後頭跟隨。那寶劍就在空中左旋三旋，右旋三旋，望孫燕頂上一落。這孫燕乃是上界自在龍臨凡，在趙國邯鄲有三年零六個月天子之福，焉能害得他。寶劍剛到了頂門，孫燕原形現出，露了一條五爪龍，把劍托住。此劍乃如意之寶，今被金龍托住，就住後斜飛去。可巧該死班豹趕來，湊巧捱了一劍，響亮一聲，斗大的人頭墜地。孫燕聽得馬後響聲，回頭一看，見班豹中劍，倒在塵埃。心中悲傷，淚如雨下，可惜一條好漢，死於秦賊之手。不敢挨遲，策馬奔至吊橋，高叫開門。城上軍兵看見，認得是孫燕，飛報昭王。昭王正與屈產在敵樓上籌議守城之策，忽聞報孫燕回來，忙與屈產親自下城相接。孫燕一見了昭王，連忙伏下行禮見駕。昭王大喜道：「御外甥平身，取救之事如何？」孫燕奏道：「托吾主的洪福，臣上天台山，拜請臣叔下山，率領人馬，前來相助，現在西門安營，臣特來報號。」昭王聞聽大喜，遂與孫燕、屈產一同回至禦敵樓，傳旨擺駕回宮，各官相隨，回至金鑾，昭王升殿坐下，命屈產寫了請啟一道，差遣大臣八員齎捧，又點御林軍五百，跟隨孫燕出南門，繞道直奔齊營，請孫臧進城，暫且按下。且說王翳，得勝回營，上中軍帳報功。口尊：「元帥在上，今有孫燕上臨淄求救，天台山拜請孫臧，領人馬到易州相助，現在西門安營。方才孫燕進城報號，闖營而過，被末將用寶劍斬他的家將下馬，孫燕敗進城中去了，特來報明。」章邯聞聽大驚，嚇得半身冷汗，半響無言。王翳道：「元帥聞得孫臧到來，大有驚懼之色，卻是為何？」章邯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孫臧在雲夢山學藝，得了三卷天書，能知過去未來，神通廣大，道法無邊，列國聞名喪膽，你我不是他的對手。不如奏知主上，收兵回國，以免三軍遭殃。」王翳笑道：「我秦國應運而興，該平六國，號令天下，聖天子有百靈相助，孫臧豈能為哉。元帥且請寬心，待末將和他見陣，定個高下，管保無事。」說罷，辭回大營去了。

且說孫燕，領昭王旨意，帶著八員大臣，五百軍兵，一同來至齊營，在營外扎住。孫燕即忙下馬進營，見了叔父，說現有昭王請啟在外，請叔父快迎接。孫臧即吩咐排開香案，大放營門走出外來。那外面八員大臣，望見孫臧迎出，便齎捧了請啟，直進營門。孫臧連忙叩頭跪接，捧來至香案上跪讀一遍，起來與各大朝臣見過禮，即時傳令拔營，仍從繞道而進。

不一時到了南門城上，燕軍急開城門迎接，直上金鑾。昭王一見，忙離龍座，率領各臣迎下丹墀。孫臧忙搶上幾步，跪下叩頭。昭王用手扶起，同上大殿賜坐。孫臧謝恩坐下，孫燕、李叢率領眾將，在階下山呼叩頭。昭王往下一看，只見眾將穿紅著綠，戴紫披藍，個個賽過天神，如狼似虎。昭王便問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孫臧奏道：「那是臨淄一千眾將。」昭王傳旨，免禮平身。眾將叩頭謝恩，昭王命光祿寺擺設素筵，與御外甥接風。齊國眾將，另在偏殿管待。須臾君臣入席，酒過三巡，食供五味，昭王開言說道：「孤國兵微將寡，今被秦國欺凌，興兵壓境，全仗御外甥扶持。若能擒拿王翳，退得秦兵，孤當厚報。」孫臧躬身道：「列國興衰，關乎天命，只看天意如何。一來憑主上洪福，二來看臣的本領，三來看易州的黎庶，不遭塗炭之災。若說要擒王翳，又何難哉。」言罷，君臣暢飲一會，孫臧離席叩謝，告辭出了朝門。架拐騎牛，眾將簇擁，來至燕山府，棄牛離鞍。承奉官不敢怠慢，慌忙通報。

那燕丹公主，同高、李二位夫人，正當傷感煩惱。只見承奉稟道：「啟上貴人，少爺上臨淄求救，住天台山拜請了三老爺下山相助。現在府門下來，特來稟報。」燕丹聞聽，悲喜交集。高、李二位夫人忙扶公主，步出銀安大殿。望見孫臧架拐前來，三叉冠，豆青袍，背插黃旗，手持沉香拐，燕丹公主看罷形容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淚如泉湧。孫臧看生身之母，兩鬢如霜，皺紋滿面，心中大是傷感。搶步上前，跪下說道：「不孝孫臧，叩見母親。」燕丹公主雙手抱住，大放悲聲。叫一聲：「我兒，痛死我也！為是那些得罪了你，那養育的恩情，你全不掛念，竟自在九霄雲外。」高、李二位夫人，看見了三爺，也放聲痛哭。銀安殿上，悲聲慘切，後府之人，無不淚下。母子痛哭多時，高、李二位夫人解勸一番，孫臧把淚痕止住，往偏殿參靈，倒身叩拜。只見三副靈柩，停在居中。不覺心如刀攪，淚似泉湧，放聲大哭道：「為兒遠離膝下，養性高山，那知父兄沙場慘死。虧得姪兒孫燕上山請救，故此領兵前來，定要拿住王翳，碎屍萬段，以報前仇。望父兄陰靈寬恕忠孝不能兩全之罪。」孫臧肝腸哭得寸斷，如醉如癡。孫燕上前勸道：「三叔不必過哀，恐傷祖母之心。」孫臧聞言拭淚，俯首沉吟。孫燕回頭，又見殿東停著一口棺木，心中疑惑。口尊祖母：「這口靈柩，又是何人？」公主見問，淚流滿面道：「只聞你三叔到來，不及細訴，若不問也未暇提及。既然問將起來，就是鐵膽銅肝，也要傷心！」只見李氏夫人悲悲切切的道：「吾兒去取救後，那秦賊王翳屢次攻城討戰，你妹心懷忠孝，欲報祖父之仇，不料出戰，又喪於王翳寶劍之下。」言罷放聲大哭。孫燕聞聽，珠淚長流，哭叫：「賢妹，我去時你尚在殿前相送，誰知如今竟隔著棺木相逢。可恨王翳這賊，連害我尊卑四位，真是仇深似海，萬副猶輕。」孫燕哭得涕淚漣漣，捶胸頓足。燕丹公主道：「我兒不必傷感，也是你妹的命數。」孫燕收住了攔，燕丹公主歎息一回。然後請燕丹公主回殿，重新叩頭，復與高、李二夫人行禮。禮畢坐下，只見全山眾將上殿，朝著貴人叩頭。

燕丹公主左右端詳，不見了班豹。乃問孫燕道：「家將班豹往那裡去了？」孫燕道：「這班豹果是英雄，他跟小孫連敵秦營，在荊軻山衝圍而出，一路上上上台請得三叔。回至易州安營，又跟隨孫兒進城報號，不料遇著王翳，戰了一場，被他祭起寶劍，孫兒幸逃得性命。那時班豹在後，遂至誤遭毒手。可惜忠勇之人，死於非命。」燕丹聞聽，歎息了一回。天色已晚，銀燭高燒，吩咐擺灑與吾兒拂塵。孫臧道：「不心，方才在朝已領過筵宴了。」公主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泡好茶來，老身與吾兒坐談敘話。」於是母子各訴家常。一宿晚景已過，到了次日清晨，孫臧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即到母親處問過了安，因便說道：「為兒今要上朝料理國家的大事。」公主道：「極好，但凡事須要小心。」孫臧答道：「曉得。」遂即拜別母親並二位嫂嫂，率領十二位門徒，上朝叩見了昭王，奏明出城會敵。昭王慰勞了一番，孫臧領了眾將出朝，統了一萬精兵，直出易州西門。三聲炮響，安下營寨，豎起青紗大帳。孫臧當中坐下，眾將參見，分列左右，發放軍情，這且不提。

卻說秦帥章邯，因孫臧紮營西門，悶悶不樂。王翳躬自稟道：「元帥休要耽驚怕他，末將不才，願當先臨陣，至易州的營門討戰，探彼虛實何如？」章邯道：「將軍，孫臧道法高妙，驅神役鬼，撒豆成兵。前者龐涓在馬陵道上，被他亂箭射死，七國分屍。樂毅何等英雄，難免鬼箭之名。先行官，你縱然英雄，焉能是他的對手。」王翳聽畢，氣得屍神暴跳，豪氣飛空，憤言道：「末將不才，到底要會會孫臧。元帥若是要活的，順手牽羊，把他趕進營盤。如要死的，走去把他首級割來。」言罷，憤憤下帳，帶領部下，提槍上馬，一響直跑至燕營。收轡勒馬觀看，只見鹿角層層，深溝高壘。兵雖不多，已覺齊齊整整。看罷，誇獎不盡，吩咐旗牌官上前討戰。旗牌得令，來至營門，高聲大叫：「巡官聽著，快報你家南郡王得知，叫他早早出營，伸頸受戮。」旗牌飛報中軍，孫臧聞聽，心中暗惱：「可恨王翳，欺人太甚。我昨日才到，今日便來討戰，尋上門來。欲待遣將拒敵，怕他的寶劍利害。」低頭暗想，左右為難，孫燕在旁看見孫臧默默無言，也不遣將，也不發兵。忍耐不住，只是搓手頓足，站立不安。又見藍旗來報：「王翳在營外，聲聲罵戰，叫殺連天，報明定奪。」孫臧發放藍旗去了，遂傳孫燕、李叢並全山的眾將聽令，眾將滿心歡喜，只道是遣他臨陣，一個個上前參見。口尊「師父呼喚弟子等有何差遣？」孫臧道：「爾等各歸本營，無令不許擅自到青紗大帳，違令者軍法斬首。」眾將聞聽，心中納悶，只得聽令，各歸本隊去了。

孫臏見眾將已散，站將起來，轉入後營，踏罡步鬥，用杏黃旗望南方一指，忽見值日功曹，控背躬身，口稱「相召小神，有何使令。」孫臏拱手道：「無事不敢冒瀆尊神。附耳過來，與我如此這般，這般如此，即速快來。」功曹領令，不敢怠慢，不多時，把深山古墓中多年的石人取了來，孫臏用魔法一指，掐三合訣一算，說聲道疾，忽變了一員大將，扳鞍上馬，飛奔出營。那王翦正在營前候敵，忽見轅門開放，一員年少大將，白駒銀槍，飛奔而來，仔細看真，正是孫燕。心中想道：「這小輩雖然年輕，驍勇不過，他曾在荊軻山大戰，殺得秦兵一夜，大將膽戰心寒，今日他獨自又來臨陣，若是勝得他便罷，倘若戰他不過，我把寶劍祭起來，取了他的首級，豈不是孫門絕後了。」想定主意，兜馬上前，用槍一指：「穿白的孫燕慢來，我久等多時。」孫燕止抬頭一看，並不回言，舉槍分心就刺。王翦用槍擋開，舞動蛇矛，衝鋒過去，鼎力柏持。戰了多時，經過五六十回合，王翦心中暗想：「今日孫燕本領大不似從前猛勇，我何必與他戀戰，不如拿了一活的。」正想之間，孫燕兜心一槍刺來，王翦連忙圈馬躲過。人挨馬近，伸過手把孫燕的勒甲縶擰個結實，活擒過馬。心中大喜，打得勝鼓回營。義子王賁接應，將孫燕放在塵埃，捆綁起來，押上中軍大帳報功。

章邯大喜，細看孫燕，唇白齒紅，真是一員少年勇將。遂大喝道：「好孫燕，今既被擒，你敢立而不跪麼。」連問數聲，總不答應。章邯元帥大怒道：「你是網中之魚，因何這般藐視。」傳令：「與我拖下，重責四十。」兩邊答應，將孫燕推至階下，按倒在地，軍校提棍在手，尚未行杖，豈知孫臏早已倒念真言，取了法寶。那軍校舉棍過頂，得力打下，只聽得咔嚓一聲，震得兩手酸麻，孫燕在地，動也不動。吃驚道：「真好硬漢。」有個年少軍校，心中不服道：「你老人家氣力平常，等我來，我不信有這般結實的屁股。」連忙接棍在手，八字腳站定，提棍趨勁，手起棍落，忽然一聲響亮，將棍折為兩段。嚇得小軍目定口呆，半晌動彈不得。眾人道：「必然是個銅皮鐵骨。」低頭扭開下衣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慌忙上帳跪下稟道：「元帥打的不是孫燕，原來是個石人。」章邯聞聽，立起身來一看，果然是個石人赫然，驚疑不止。王翦看見，氣得重重大怒，暴跳如雷，大叫「氣死我也，明明是孫燕，怎麼拿進營盤就改變，氣他不過。傳我的家將上來，不論是孫燕是石人，與我打個污爛，暫且出口冤氣。」家將不敢怠慢，提起鐵尺斧錘，一齊動手，把個石人打得粉碎。孫臏早知其情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把杏黃旗望西北干天一指：「風伯還不祭風，待等何時。」說話未完，只見狂風大作，穿林折樹，吹起黃沙頑石，專望秦營，猶如雨點飛來。帳前的碎石人，就地騰起，滿營亂打，內外夾攻。打得秦軍無處可藏，屍骸遍地。一剎時把十萬大兵的營盤，打得哭聲震天。章邯與子陵忙奔金頂寶帳，奏知始皇。趙高、甘羅領御林軍，各提箭牌，保護始皇，飛馬奔出五里之外，方得平安。孫臏倒念真言，送了風伯歸位，方才風息石止。復整營寨，始皇即歸金頂大帳升座，命章邯查點大兵，打死將有二萬，中傷不計其數，馬倒數千匹，大營吹得稀爛。

始皇大怒，傳旨：「把先行官與孤拿下。」校尉領旨，忙把王翦繩索捆綁，擁至帳前跪下。始皇一見，拍案大怒道：「好王翦，妄誇大口削平六國，今至燕邦被一個女孩連傷二次。一陣未成，又中了孫臏的詭計，傷害人馬數萬。敗軍辱國的東兩，要來何用。」傳旨刀斧手，押出轅門，梟首示眾。軍師金子陵忙跪下奏道：「吾主且息雷霆之恐，罷虎狼之威。若將王翦殺了，雖不致緊要，惟是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願乞寬恕先行官，准其帶罪立功。饒他一死，再去臨陣，拿獲孫臏，將功贖罪。如再失誤，二罪俱治，懇乞恩准。」始皇准奏，傳旨放回。王翦整頓衣冠，上帳叩謝不殺之恩。始皇道：「孤看軍師之情面，饒你不死。若拿得孫臏，萬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一定問罪。」王翦謝恩起來，惡狠狠跑下了大帳，頂盔束甲，提槍上馬，與王賁帶領部下，同出營門。猶如電轉星飛，奔至燕營。用手中槍一指，喝道：「轅門軍校聽真，快快報如你家孫臏，出來納命。」藍旗啟報中軍，孫臏聞報，傳令起鼓聚將。眾將聞得鼓聲如雷，各各明盔帶甲，掛鋼斧鞭，齊上大帳。參見已畢，孫臏道：「今者秦賊討戰，我若不出，顯見無能，帶我腳力過來，等我出去會一會王翦。」言罷，扳鞍上馬，帶領眾將，三聲大炮，齊出營門。